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二百二十一

餘姚黃宗羲編

序十二

著述

巖西遺典序

符驗

古昔聖王之治天下也其綱維世道考驗風俗一道德而觀隆汙賴諸文獻耳文與獻實相表裏如剡子之對非獻孰徵如周禮在魯非文孰徵文不足則稽諸獻獻

不足則稽諸文文獻不足雖至聖如吾夫子亦未如之  
何已故外史掌四方之志而十五國之風皆足以達于  
上而委巷匹夫匹婦之言亦得以上諸朝稗官小史所  
載無或遺之者且有采風之使日勤于天下是故國無  
遺事野無遺賢俗無遺紀而天下之疾痛休戚如一人  
之忻戚天下之賢不肖如一家之子弟天下之習尚美  
惡如一家之仁讓與否故曰惟聖人能通天下之故率  
由是也後世則不然匹夫匹婦之言謂其俚而不錄隱

居獨善之人謂其野而不錄不求聞達者謂其僻而不錄殘山剩水憂時憤世之言謂其譏世觸忌諱而不錄而其所錄率獻諛標榜與夫爵位通顯者耳上下之情于是乎睽是非之實于是乎眩而道德風俗世道隆替遂莫之稽果孰爲傳信之言也哉吾台傍山瀕海其俗樸而直其人質而不浮其文覈而不史雖有作者不能自炫抱藝而獨隱行甘遯以及井里之謠感激之賦記傳逸載者不知凡幾揚君某憫之而有巖西遺典之集

或者曰尊鄉有錄赤城有志是可無作也余曰信若是則滄海之珠皆無遺耶國史所紀段太尉尚有逸事史記博聞而王子年且有拾遺如段少卿之雜俎如太平廣記如朝野雜記皆不一而足况幽僻不達于通衢小說不關於顯達遺不遺其可必哉與其遺而泯不若博采旁摭以俟知言者擇而取之之爲愈是故識其大識其小不可誣也嗚呼吾知者吾記之人知者人記之文獻其足興矣夫天下尚有逸情遁事也哉

老子集解序 薛蕙

嘉靖庚寅予爲老子集解其後屢有修改丙申之冬復  
加刪定自謂有補于道德之萬分迺自序之昔老子有  
言吾言甚易知天下莫能知周之衰先聖之道未絕賢  
人君子猶有爲性命之學者且天下知尊老子而老子  
之言世獨莫能知也况至後世道術數傳數變學者舍  
本趨末且詆訾老子爲異端則其筆之於書者天下益  
莫能知矣間有高明好古之士澹泊學道之徒爲能有

味於其言然非研精覃思亦安能自知其性以真知老子之言哉始予蚤歲嗜神仙長生之術凡神仙家之說無不觀也晚讀老子而好之當是時予方祈嚮聖人之道致思性命之理蓋久之而若有得者諸老子無異也乃昔之所嗜者第方士之小術而非性命之學也復知老子之道惟導人反其天性而非異端之流也夫性命者道也天下之一本也生民同得之非異物也聖人同傳之非異術也迷其所同得故異見失其所同得故異

說是則同乎此者謂之同異乎此者謂之異予見後人之異矣未見老子之異也今夫老子之書盡皆性命之說多出于上古聖人之遺言故古者叙六家而謂之道家後世顧謂之異端矣道者修之身以及天下天下之事無不統也後世直以道家爲養生耳予皆未喻也予又竊怪夫方士之言養生者徃徃穿鑿于性命之外不知長生之道不越乎養性世儒率言知性知天而斥小養生不知養其性者即同乎天道而不亡此其不聞性



命之實不合聖人之道也耶傳曰禮失求之野聖人之  
道不明于世久矣學者求道而未得比老子于野而求  
之何不可者况老子古之史官孔子之所嚴事豈野人  
之比而已乎然老子之書學者恒病其難讀蓋其辭約  
其道大所謂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者也古註之亡  
者其善否則不可知今之傳于世者未有明老子之意  
者也予爲此解其間文義小者僅有未盡若夫揚摧本  
指發揮大義明聖人之微言究性命之極致竊以爲近

之矣有欲求老子之道者必以予解爲指南乎老子曰  
自矜者不長又曰知我者希則我貴矣其言非以相反  
夫各有所當也予之不遜亦冀世之君子無聽我藐藐  
庶幾爲入道之一助云

坐忘論序

薛蕙

太史公書曰神者物受之而不能知及其去來故聖人  
畏而欲存之惟欲存之神之亦存其欲存之者故莫貴  
焉予嘗以爲古人之至言夫神者羣生之本萬有之府

大可以參天貳地次可以長生久視誠莫貴之鴻寶無  
偶之珍物也然悠悠之俗棄寶取礫貴物而不愛其神  
愛神而不求其術奄忽而盡良可哀矣坐忘論者唐司  
馬子微所撰蓋存仁之秘記安心之要訣也予愛玩斯  
文疊疊忘倦客謂予曰昔程子之爲斯論爲坐馳其言  
曰未有不能體道而能無思者故坐忘是爲坐馳有忘  
之心乃思也子顧好之豈有說乎曰程子之說誠善矣  
第其議子微者殆不然也夫無思者無忘也惟聖人者

能明之易而得之速非夫學者之事也凡學者必始于操心終于無忘漸習則可致欲速則不達雖大賢之資未有越操心而至無忘也或問程子曰敬當用意乎曰其始安得不用意又因論持志曰此亦私也然學者少此不得及其評子微之書曾不推此意而言之先儒爲論之失乃後世過信而弗察不亦惜乎獨其終篇有云非孔釋之所能鄰此則子微之蔽不可不絀者也嘗以爲自古褒貶失實抑揚過當其來尚矣所以爾者蓋安

其所習毀所不見或摭片辭而遺大意或執一端以槩衆說此論議之通患也客曰子微之言道家之流也固合于儒學矣今猥尚之無乃尊人于僻乎曰天下之理本同末異所以異者由人之用心不一也二家之學皆以無私心爲極苟無私心異安從出人生而靜是謂一本先聖後聖同復其初而已奚道家儒學之辨乎今儒學即事以治心其蔽也流蕩而忘本道家屏事以安心其蔽也固滯而不該于用非二家之學本然也夫百氏

偏駁猶有助于救俗道論素樸寧導人于邪僻嗚乎自  
三季之後秦漢以來淳風載息躁人實繁莫不肩摩富  
貴之路鞍擊紛華之域異代一揆恬不知悲若乃黃老  
希夷之術喬松澹泊之風荒塗翳然鮮有一問其津者  
然而踈教寡聞之士言僻好辨之徒猶謂尚同者寡好  
異者衆豈非謬于過計乎抑斯論之傳世將惟寂寞枯  
槁之士爲有樂乎此也豈能中縫掖之徒哉

求正集略序

萬廷言

韓退之稱子厚窮不極文必不傳使子厚富貴爲將相  
其失得必有辨者永叔亦云詩必窮而後工世謂知言  
予惟言者言所志傳者傳其道也士君子所難者志志  
之所難者道誠志道矣則辭有所必修修則工工則傳  
矣死生貴賤誰能易之且窮人所工窮者之辭道之細  
耳故有在不在若君子所志則天命人心之正聖賢  
經世之謨仁義禮樂忠信孝弟之大道自身及家國天  
下自富貴貧賤至險阻患難自瞬息至千古一也道在

志無不存志存言無不得墜之九淵之下不益其深抗  
之雲霄之上不益其高故閭闕畎畝之稱述即金匱石  
室清廟明堂之紀載金匱石室清廟明堂之紀載亦何  
間於閭闕畎畝者所稱述哉何者博大精微之理撰於  
吾所得言者既無二致精研沈繹之思本爲吾所能言  
者自無異趣故文之工拙在志志在道而窮達非所論  
矣惟是達則矢謨揚烈極帝王之淵懿布經緯之華  
章文多弘顯窮則畏天悲人發情止義陳古是以裁今



闡微言以正學文多深婉體或異致然大旨不得殊也  
故其傳一也典謨雅頌豈窮者之詞易雖以憂患作非  
必待憂患而工藉令孔孟爲將相如伊周彘翼之奧筆  
削之嚴性善之旨豈遽泯沒無傳哉左丘明不窮必傳  
春秋司馬遷不下蠶室必作史記志素定故也惟是山  
海之遐烟雲之變鳥獸草木之詭譎必待山林之士然  
後能窮本極微發精眇之思非榮遇者所暇及然所謂  
窮者之辭道之細耳無甚關於理性安人之大致亦何

貴於其傳則文之不待窮而後工且傳必矣區區較失  
得於富貴將相之間不亦繆乎家君同年友南安雙峰  
劉公少志學喜文詞弱冠舉進士爲刑部郎微誤左授  
當事者別有怒因并斥公四十年不復起而公志益堅  
講學勵行工古文辭久乃得詩文若干首題曰求正集  
略萬厯戊寅冬持謁家君溪東草堂予始獲侍公歲既  
云暮風雪滿廬深夜清談宛焉佳致未嘗幾微見厄窮  
之憫焉明日以序委予而別予尋憂病未暇二年始讀

焉其談理正其叙事平中無玄詭之僻外不敢爲繆悠  
之辭雖間詠禽魚皆多感慨大都不詭於仁義婉而能  
正一切窮者之辭不與焉公志可知矣或者謂人窮則  
憤憤則思苦而文工此理有必然者然君子志慕前修  
恥躬不逮則無時不憤夫豈在窮待窮而後憤其志不  
足稱也已于是序次其意以傳使學者有以亮公之志  
焉公師事東廓鄒先生嚴守師說志且未量文辭將益  
工茲其崖略云

論學緒言序

萬廷言

古之學自東廓鄒先生南野歐陽先生稟學文成以萬物一體爲宗良知爲竅格物爲實地博大圓通簡易平直聞者當情而易親游從最盛同時有念菴羅先生謂性體自善顧生機之與欲機良知之與意見皆積習所乘源波易混千里毫釐須靜攝澄渟庶知良而體一然大旨與二先生不殊其歸一也自後論議漸廣途徑遂分於是有動靜寂感之辨學稍漓矣徃予典安成王子

植論學京師志力方強頗研端緒萬安兌隅蕭公時發  
舉嘉靖乙丑進士嘗就予兩人言公夙昔朋儕討究既  
專乃疊疊論自羲皇孔孟以來至有宋及本朝先哲皆  
能析其同異指歸而約其趣於明道先生渾然一體之  
語以爲希聖楷範予兩人斂衽受焉公一日私予子將  
謂何予謂公入肆辨寶可謂精博不知何緣得寶在我  
公憮然因謂公今能渾然一體否公曰正未以有自私  
用智之病在予謂此猶病苗中有藏之者公久之曰然

是意根也每苦放逸令人氣浮予曰如今下手用工將  
遂一體將在意根公徐曰畢竟在意根克治予曰然則  
前二先生宗趣極大且正而羅先生之靜攝實下手第  
一步未可少也子植贊予語頗盡公亦深謂爲然頃之  
公奉使出京索別予爲廣夜氣之說贈焉自是予以罪  
斥居羅原子植亦齟齬歸十年不一二見公功名日起  
以御史歷中丞鎮撫陝浙救災靖亂敬歷中外不相見  
者二十年萬曆乙酉春公以少司寇召儀舟晤予章水

相對歎然謂竟苦意根難淨氣難下也予竦異之私念  
公多歷艱大皆以學爲政思証一體之實於上下所在  
有聲而猶多歎中所得必深矣時風急行迫不及請未  
幾公逝而予與子植亦老矣又明年公冢嗣中行哀公  
所著學易記聞及書序志雜文若干卷題曰論學緒言  
屬予爲序曰是先子意予備讀之益知公二十年之所  
用力具得三先生微旨駁駁乎不知所止矣夫學貴見  
性不見性而意存一體或云歸寂是謂平旦無雨露思

抱水甕不知雨露靈源自有也恐淵泉之不靜深思止其波不知靜深淵泉本色也又或惡動而益以靜惡靜而益以動是迷失元和思自益生寒則暑之暑則寒之不知一寒一暑之適足傷生也故學貴見性也靜攝者所以解積習嚴放逸爲見性實功非謂性有待於此也從古未有意放逸而得性地昭明者也古人言語少今人言語多正坐意根未淨沾沾評衆而學日漓徒勞忖度徃與子植與公嘗切憂之今集中研究河圖既深途



輟而答友人書有云浮游日久寧定力微又云不作徹底一空終非了手津津有餘味焉公所自得亦深乎顧予念衰落無成三復益增歎息敬本生平切磋之意序而歸之且請於子植與學三先生者共訂焉庶不負公一體之意云

燕子磯集序

薛甲

自諸吏部而下凡若干人詩凡若干首文若干篇皆燕子磯作也考其時上下僅五十餘年前乎此者不可知

後乎此者不可窮而所得已如此噫亦盛矣凡寓形宇  
宙之物雖洪纖修短爲質不齊卒歸澌泯惟道德與文  
章巍然獨存蓋造化爲之肩橐人心爲之範模二者不  
滅其能久固宜此磯居金陵西北偏前臨大江橫亘爰  
起軒然有騫翥騰舞之勢每風和日晴凭高望遠則淮  
北諸山歷歷呈秀可以攬取俄而夕照沈空皓月千里  
俯視絕壁空洞萬仞惟憂憂聞罽網聲若有鬼神異物  
往來其間者至或陰雨霏微長風怒號揮霍天吳憚赫

草木斯時也英雄望之而失色騷客當之而隕涕此其俯仰之間倏忽變態登斯磯者雖不必一一更歷而所得已多亦宜作者之無涯也磯舊有漢壽亭侯祠相傳創自建炎蕪廢已甚正德初道士陳某鄭某始鼎新之二人勤苦精煉少壯若一閱三十年乃成至是有殿有堂有廡有門有面江之亭憇賓之所庖湑井溷莫不具備方將裒集衆作傳播諸梓以昭往示來而未有爲之主者嘉靖某歲予友陳君稷山將授官京師君僮儻好

奇至京口挽舟而上訪茲磯宿焉道士請曰公他日倘  
官于此茲磯其有遭乎君笑曰諾已而果然乃爲捐俸  
成之仍托盧生杲次之而予爲之序時壬子秋八月也

存齋先生教言跋語

薛甲

黃生道既刻存齋先生教言而未喻厥旨問說于予予  
應之曰此二篇者子程子爲道術分裂而言也仁即性  
也存仁即所以定性也仁根于性性無內外則仁無內  
外中庸云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此言性之無內外

也孟子云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此言仁之無內外也何以明之今夫孩提而知愛親既長而知敬兄愛敬者仁也而人皆知愛人皆知敬則仁無不在焉以其根于性也循性而發則愛敬之理不假外求而仁不可勝用矣夫何內外之可言乎道術不明始有是內而非外者不知吾心之通乎物理而欲絕物以求明其心此楊墨佛老之見孟子之所謂忘也求照無物者也又有務外而遺內者不知物理之具于吾心而欲即物以窮盡

其理此訓詁詞章之見孟子之所謂助也鑿以爲知者也不忘即助不助即忘入主出奴各是其是則内外合一之旨不明而思孟立言之意隱矣子程子憂之故因論訂頑而發須先識仁之旨又因論定性而發靜亦定動亦定之旨如曰防檢曰自私則指是内非外者而言也曰窮索曰用智則指務外遺内者而言也曰天地之用皆我之用以明物我同體之義而仁無内外可知也曰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以明澄然無事之義而性無内

外可知也。此子程子所以繼思孟之傳者也。存齋先生  
合併示人，將使學者反觀而自得之，而楚侗先生所謂  
入門須識主人翁者，可謂一言以蔽之矣。學者服膺于  
此而有得焉，則凡知行存省與夫博約忠恕誠明之說  
皆可即此通之，而知其爲合一信乎色色可辨而存齋  
先生引而未發之意，不益彰之矣乎。

道德經解序

薛甲

老子之學，握天地之樞者也。天地之道，靜虛而已矣。靜

者動之根也虛者實之源也其靜也篤則其動也通其  
虛也極則其實也固動與實可得而見者也靜與虛不  
可得而見者也即其所可見而指其所不可見使人嘗  
握其樞以與天地合德則造化在我而運用不窮此深  
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聖人所以無所不爲而未嘗有  
爲者蓋以此也老子爲周柱下史孔子嘗從而問禮矣  
至其所自爲書又謂禮爲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其于禮  
文疑若無所事事者或者以其言之過激近於槌提仁



義絕滅禮樂而遂斥之爲異端不知彼之所謂薄且亂者乃周末文弊失靜虛之本者爾若是而槌提絕滅之亦何不可夫苟靜虛之本不失則三千三百之文正道之所寄老子之所從事而吾聖人之所取者其言與儒者寧易寧戚之旨實相表裏安在其爲異端乎爲此言者彼書中之所謂下士也老子之言本自明白而解者或泛濫詞章失其本旨間以己意輒爲註釋以與知是書者商確雖有笑我者吾無憾焉

玉臺新咏序

方宏靜

夫詩緣情而作者也情莫近乎妃匹之間故三百篇首  
闕睢寤寐窈窕發乎情止乎禮義是以知先王之澤風  
化之本也及王迹既熄鄭衛競鳴詞人之作恣乎麗艷  
有異是焉迺若北方佳人一顧傾國邯鄲少女獨立無  
雙浣紗溪邊千人爲之歎息采桑道側五馬以之踟躕  
漢帝阿嬌貯之黃金之屋石家娉婷買以十斛之珠吁  
可動乎其天下之至靡也至夫春華方艷秋月俄輝白

日未移紅顏將斂君王不御蕩子忘歸長信宮深羞乞  
大夫之賦昭陽風起忽聞弦管之聲玉堦苔生菱鏡長  
掩又何寥乎其幽瘁也夫文魚比之比目則歡愛可知  
匹鳥譬之孤棲若離愁何盡樂莫樂焉憂莫憂焉是以  
文人才子詠其美艷之情忠臣烈士痛其枯槁之狀語  
冶容宛仙人來下言寂寞雖戾夫歔歔作者接軌咸歸  
二途練筆盈懷錦帙溢篋矣有陳東海徐君于是搜諸  
藝府無慮百家萃彼艷歌類爲十卷千花競映掩赤城

之春霞萬寶皆縣燦玄圃之玉樹挾蔡枕之竒有如重  
壁貴洛紙之價何啻三都若過揆之風人格以雅訓殆  
有可言者矣爾若霍家馮都之篇秦氏羅敷之詠秋胡  
之妻玉壺比潔隴西之婦齊姜不如婕妤託意于紈扇  
蘭芝委體于清池抱貞白而莫渝與皎月而爭色漢廣  
行露又何過焉蓋亦什一千百矣至如相如求鳳貽辱  
于清評繁欽定情無閑于貞則子夜吳歌盡寫放蕩之  
思江南雜弄率多淫佚之詞桃葉團扇縱情于內箏舸

郎溪女相調于中流王謝高蹤于斯賤矣故采其合雅  
象流金之在沙究其離經異白璧之微玷昔尼父刪詩  
疵媿並著桑間濮上存而不棄所以明風刺示懲誠也  
述者之意豈類斯乎且搗藻風雲動情心目勸風百一  
其來遠矣夫道無二津情則萬委波詞類海各指所之  
若文攷其世則是頌烈女也若德放其詞固非訓內則  
也亦何譏哉故知畱連彤管信有賢于博奕彈諧閼情  
諒見非于來哲矣鄭子思祈以名家公子綽有雅懷揖

當代才流馳其高駕得抄本于上都撫殘篇而動色爰  
迺廣逸拾遺續爲外集併刻山堂傳諸寰內使芸閣棲  
遲將無勞于栢葉巾箱展玩何自苦于蠅頭其不負徐  
君之用心矣乎

重刻水經序

王世懋

水經一書黃先生省曾序之詳矣其言宏肆麗密大  
都侈其功用與兩家之文宜傳云爾第校讎未精亥豕  
時混人非邢邵疇能取適新安太學吳君絕愛此書志

存嘉惠力延陸俞謝三君假以歲月窮其搜剔於是匠梓殫技觀者厭心書成諸君以屬世懋爲之序曰物於天地間最鉅而最夥者莫如水其於經紀法界浸溉萬靈功至矣譬如人身津液精血流貫注伏皆是物也治身者不循其血脉意醫無所措手治水者不辨其經紀意匠無所施功詎可無傳述於世今荒度者受成乎子長號爲良史書止河渠蠱測一勺耳後之作者竟無述焉世所馮依見天地之血脉者桑欽氏一書而已欽書

雖多挂漏體嚴辭雅故是作經法也後魏鄴道元疏之  
旁引百家時發韻語流濕之外贅行紀異博雅之士倚  
以爲談然經言不典者已經道元多所刪定今去道元  
不能千載而余所覩記源流或盪何也蓋其說有三焉  
首楞嚴云見水身中與浮幢王刹諸香水海等無差別  
是知人之一身從少至老其間枯溢流壅種種不一水  
行天地間而欲令千載一轍乎自魏迄今詎能無變此  
其解一也時代陵谷聚落耗登或名在而邑徙或地是



而名非道元所著新莽之稱良有意矣今之郡邑豈盡元氏舊疆即波流不改而名號已殊安所定爲故都繩其繆指此其解二也河出崑崙傳之載籍尋源勝國星宿始聞故知身所未經終爲貴耳道元雖稱多歷未便徧行魏疆况澤國在南天塹見限安能取信行人之口悉諳未見之都此其解三也然則言在先民鑒惟來哲好古者尚其奧博經世者貴其變通若謂書不足憑則負械之尸彭侯之怪何以見驗于天人若謂書可盡信

則禹貢之山川毛詩之鳥獸草木何以頓異於今日學者會而通之足明是書之足傳矣若乃桑欽立言良史不著其名道元多竒穢史貶過其實譚藝之士以爲遺恨而諸君子能爲表章羽翼傳之通邑大都足使千載而上靈鬼骨香千載而下文人氣吐詎非方輿之珍覽寰宇之一快乎吳君名瑄陸君名弼俞君名策謝君名陞皆一時爛於文辭人也

風雅逸篇序

周復俊

仙村草堂之會升菴楊子眎余以風雅逸篇余受而紬之願有復也曰是非六義之裔三百之屑文乎楊子曰古辭所遺古音寓之學詩者不可不到心焉有言詩曰取材于選效法于唐緣情綺靡之勝溫柔敦厚之荒也一荒斯宋再荒斯元元之荒也治宋之荒也俗槩乎未聞于唐風之靡矧曰闖風雅藩籬哉余因之而感夫音之說矣夫鷓鴣也倉庚也雉也鷓也蝶也蝸也寒蟬也鴻雁也異耳同聞也常音也故合之喙鳴繫之月令

若夫巢阿而鳳集衡而鸞雖雖喈喈節節足足下遙九  
仞鳴曠千年有耳希聞也非常音也故寫之律象之琯  
鑄之和照之鈴爲其希聲也爲非常音也樂聲自太古  
始百世之後遂忘古音樂歌自太古始百世之後遂亡  
古辭其僅存而未亡者吾寧舍旃或曰是度越風雅翼  
矣嗚呼汰哉劉履氏專以風雅許人彼方專專然上稽  
虞周駸駸然下迨漢魏顧乃瑣瑣焉羸入宋代譬則鶻  
鳴升鳳阿螻蝻倚鸞衡也亦必點叢雲而澆晨露矣師

曠有耳謂之何哉方伯南湖公一見而累深歎焉且曰  
余必刻茲于滇雲以念同好鳳瑄鸞和雖未遽及鳴蜩  
其遠矣東吳周復俊快之見而樂其傳作風雅逸篇序

評點唐音序

周復俊

余於昔年夢有告之曰詩如鏡中花谷中音水中月寤  
以諮諸座賓莫有覺者或迺曰詩體輕微專務刊脫滅  
迹銷形上乘匪遠余曰審若茲則鏡無花矣然鏡中未  
嘗無花也谷無音矣然谷中未嘗無音也無花無音神

罔附矣何以言詩關西呂定原詩論曰水中流月是真  
方恒擊節悚歎以爲英言故擅稱合作者似音非音似  
影非影風容將格響爭馳色韻與情神交澈若近而遠  
若遠而近斯爲至矣明興作者雲蒸吾郡太史高公季  
迪妙悟神澄起廢季習嗣後洛中何大復北郡李空同  
淮海朱凌溪相繼崛起作翩翩風度而吾郡太常徐公昌  
穀尤獨縱玄關舒光神室爾來韻士罔不極志風騷興  
象蕭遠至於吾家以言伯氏年踰五袞靡心室家惟抽

緒玄幽恍悟淵密可謂符情牧犢協趣飛鴻者矣故咸能以碩作瓊篇標馳寓內余往年出使南溟邂逅升菴太史楊公散帙山村彌七晝夜余扣公曰今世和聲者稍知厭宋人渠窺矣徃徃陷入于元尋逐源本非希元也力苟未逮唐人不得不淪胥于元故知晚唐者元人之巢窟也太史公再三題之乃抽篇徃復動輒千言其指曰宋詩村姑而洗粧元人倡優而后飾又曰唐音猶鳳也宋其鷲翰乎元其翬采乎佩服明憲耿耿弗磨矣

秣陵大司寇東橋顧公海甸英流明廷宗匠爰式唐音  
潤吐彙語恨流思專勤衡藻未稱嘉靖丁未冬余銜命  
督戎霸郡觸襟閱目固非疆場簿書之事暇時游偃小  
室觀望流雲俯玩芳草言念壬辰獲雋禮闈我師吏部  
蘇門高公手授空同批點唐音丹鉛爛然飛駕塵品惜  
困于車馬未遑移牘頗悟沈音尚能一二懸掛胸臆於  
是撫東橋舊編時綴短語積之旬月蟲鳥盈紙用以淘  
刮塵沙追動精魄嗟乎詩不易作亦不易評徒作靡補



于騷妄評取戾于世千古而下如鍾常侍者可再作邪  
周復俊曰大率唐詩初焉胚胎渾淪繼焉風格溫厚中  
焉氣韻宏逸至晚唐體質清弱元神其漸銷薄矣若乃  
宋人粗硬失之枯元人浮縟失之漫皆無預于唐音者  
也

五經旁訓跋

周復俊

昔人喻聖人之經崇深猶海嶽擬若稱矣愚不其然夫  
海嶽有形而測其崇深者尚有未盡聖人之道無方無

體仰之彌高挹之彌深而或欲以一斑窺之祇見其漏也。已惟古聖憲天立象盡意而後有作者始繫辭以盡言弗繇其象弗遡其言而求知聖道愚未見其能也。自漢世專門之學興篤守師說以紬繹羣經自謂不遺餘力而或乃病其太繁近代釋經徃徃驅率聖賢以下同己意求之愈工失之愈遠厥病均焉俊竊望名世之英振古獨立沿丈切理不必妄臆加損鑿破元淳舉其一枝而全體自見亦猶投綸于川沈浮高下一任善惡者

取之初無迎必庶幾學者涵濡歌咏之中自有真味古  
聖之心意性情將親見而有得此則解經之上乘也大  
中丞可絲游公間示五經旁訓奧而通簡而明質而不  
俚指證而有據師漢儒之注疏而不繁備百家之言而  
不泥可以翼往聖式來葉斯道之崇深將由是而梯航  
之矣刻既成謂俊宜一言以贊其役愚也陋矣足以知  
之聊以復公之明命云爾

易說題辭

周復俊

夫易潔淨精微止矣二畫洩其秘三聖翊其文萬祀言  
聖經之旨者莫加焉魏晉已降玄之以老莊狹之以太  
卜厥宗昧矣余猶喜安國康成之徒注釋羣經承師指  
授沿古敷言未始置樹竒僻破壞元淳辟之投竿取魚  
浮沈高下一任善戲者取之初無迎必縱於大道未克  
盡窺盤辟周旋不迷蹊徑注釋家之指南也後來妍尚  
匪一枝流益禁易有象占大加離析吾夫子不云乎居  
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夫居無事

而動有爲無事斯暇則象以求之而占非所急有爲斯應則占以決之而象靡或遺循是知潛龍象也亦占也勿用占也亦象也象有真假占不他適聖人垂訓豈有平居祇觀潛龍之象而不及勿用之占乎象從何來緣畫而生占從奚分由畫而決象者擬議之占托言之也占者裁定之象顯言之也抽端殊貫托體同歸不能不分而能不分其象占之謂乎子言之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言象及爻

而不言占明占寓於象也繇斯繹之義自晰矣假令象  
外有占聖人胡靳一言而不發天下之矇覆耶誠能悟  
象數之渾成覺占決之匪二其於易思過半矣光祿惕  
菴先生敦尚古學居常以山水文籍自娛蓄極而通不  
假餘思撰易說二卷言約旨遠神乎道洽辭變象占渾  
然一致同非伐異異不苟同而鈎深通微何者不詰凡  
天道之極則事幾之變化人情物理之糾錯爛然皆聚  
於目昔昔讀易之難而今而後知讀易之易矣詩不云

乎惠而好我示我周行俊也不閔其愚輒陳瞽說如右  
惟是正之庶幾哉沐浴不忘云爾

楓山章先生年譜序

凌翰

年譜者纂言記事攷覈始終以備一人之史也一人之  
史也者有傳以傳之狀以形之述以著之表以標之誌  
以記之贊以宣之雖裁制之體則別而質實之用不殊  
皆足以辨爵里考德業錄功勲備名實斯已矣又何事  
乎譜譬諸形象有塑有繪塑得其全形影俱具繪得其

半影立形偏技藝各有專也楓山先生既沒其文之遺者或約而刻之或博而刻之皆翁之精神因言以顯行之遺者狀述篇篇傳贊首首或以雖詳而補其不足或以既備而略其有餘皆公之言行因人以彰凡皆繪畫之云爾乃公之從弟井菴公沛則紀年以綱注事以目事以月繫日以譜分以類公之終始則備矣以爲搏埴之工非歟某閱之管窺得其一斑蠹測竊其一勺觀夫德以崇志道以積躬思以鉤深言以闡教文以華國介



以立操清德雅望以廉頑立懦宛乎塑像可瞻已且弘  
大猷以贊帝業燭隱憂以達民情躬素履以崇正學黜  
空談以勵世風至于熙代之優者宿哲人之佩德行亦  
因之而附見焉信一塑之不可以或少也雖然塑與繪  
皆求公于形者也求其精蘊生氣則皆亡矣不可傳者  
與公俱往所可傳者不亦糠粃焉爾乎達人君子得其  
一體良得其全體者光是故茲譜之不可以不刻亦味  
道者之一嚮也

大政紀序

李國祥

古昔司典有官以爲大政蓋彰往考來鬱爲不朽也自  
周末史失其官國自爲史業多泯泯何至祖龍烈燭而  
史隨以燼乎即幸尚書春秋得存而二書所不及者無  
能一爲臚列也至兩漢迄今人人得緩頰以臧否而賢  
者共相見德不肖者共相見慝無亦千六百年即史不  
盡良而穢者猶存尚論者因之以張侈耳蓋以子長述  
史記漢武取覽孝景及己本紀削而投之非不隱切也

尚許其生任職死布書無或爲忌孟堅修父業仇者間  
章帝以私史乃益出祕書給筆札于蘭臺俾續成焉桓  
溫覬覦非望彥威著漢晉春秋以裁正之范杲守壽上  
言家世史官得秉直筆成一代大典綦室禮請于舊臣  
家訪遺文往蹟以參史官所紀漢以來臨我者不護短  
儕我者不拂正仇我者不肆謗而史復得成于出位備  
于藏家雖上非尚書春秋爲聖人言下非史記漢書爲  
良史筆猶然核綜羣籍博采衆記成一代史以備典故

爾爾於惟國朝軌事功緒踔絕百代而表章若史者何  
獨泯沒無聞哉其世無熟典墳丘索之業者乎抑無極  
涇渭朱紫之辨者乎無乃金匱石室閱不易觀而建文  
景泰時事又諱不易言用是因循二百年畏難於史即  
大手筆私有記撰徃徃不敢示人即示人輒從匿去未  
敢懸之市門傳之都邑也比者陳南克得請于上開館  
執簡以成正史寓內鄉所撰記舊聞者始得網羅以出  
亡慮數十百家大都如元美所謂修郤以滅公是逞已

以清衆非剽時耳遂爲日信人古用爲筆又或改事之  
非而稱是掠人之美而歸己若今家乘墓諛之遺文致  
不足憑也館開既久尚爾因循者意在茲乎第自世宗  
朝以來靖難出狩于時當事者無不褒而登之祀典卹  
紀中殆非諱言日矣以故繼東莞通紀京山洪猷毘陵  
攜李憲章而梓者不特鄭端簡之吾學編黃恭肅之昭  
代典則已也復有周生時泰者取朱職方閔茂才所校  
豐城雷公禮述洪武迄正德之大政紀與洧川范公守

已所續紀者梓之問序于余余得卒業非純左之編年亦非純司馬之紀傳其祖涑水新安通鑑綱目以成者乎無大鵠張其臆以移瑕瑜之體無大蜷局其論以窘琬琰之用異日載筆者藉此顯以隱質中祕之藏藉此總以分質郡國之識藉此錯綜以備質會典所輯星官所職六尚書所留故牘彼修馬班業虎炳豹蔚一時者于此即不知斑亦可見一毛也若于諸梓輒因自爲鷹揚而隨有雌黃古人致論目睫不由然哉余固謝不敢

祇序周生梓埒稗官野史俟載筆之臣採擇意也亦以見聖明之世無護短一切畏難于史云

誠齋先生易傳序

尹耕

誠齋先生宋人也文章行誼冠絕當世他作徃徃梓行易傳則否宋人曾取置秘省卒不頒布良慚不廣嗣是蓋無聞者三百年矣明守臣尹耕乃爲刻諸開之郡齋尹耕曰徃余得是傳于好奇者謂易盡在是矣故樂爲刻之叙曰夫易其可易言哉惟聖人全體至道幽贊神

明妙應感形化裁機務是故洩天之精發地之靈會人之極布法立象直指逆數以通能于百姓及夫觀象命辭研理翼傳然後探玄極變盡臚顯微其道大備百用不感由是知庖羲氏至德文周孔三聖人用心勤矣故自周之盛時及其季世官不棄職學不廢業史朝惠伯舉曰良識而穆姜陳文子皆稱善用矣秦焚詩書此賴卜筮得以不毀然簡策雜亂辭意淪失左氏所述繇辭一無可考文言繫辭或者乃疑其不出于孔氏况其他



乎嗚呼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此非聖人述天以教人者乎惟易闡陰陽闔闢之機窮剛柔致用之妙洞鬼神倚伏之情立大中至正之矩以究性命道德之極而曰止于卜筮使學古之士遠遜玄宗近稽事應不復措之心身以求所謂著策龜牘之外者悲夫余嘗謂易以卜筮存蓋亦以卜筮亡也嗚呼天下有道某不與易待膳接浙鼓琴微服故善用易者莫孔子若克己復禮一變至道用行舍藏曲肱飲水故善學易者莫顏子

若是故由之武人求之進退憲之苦節賜之尚口咸乖厥旨而況其他乎而又萬世之下乎耕小子生十歲年受易家君每于指示之餘見家君凝神湛慮遐思永歎若有及于簡策之外者而不敢請也自得先生此傳耳目開豁神爽飛越瞻前忽後千里几席如穴中之蚓得覩龍變上下風雲呼吸宇宙雖莫測其故而其在穴之陋一旦洒然故不敢以自私也又曰往余在南宮時讀是書未覺有入及以罪干國憲謫充移開心以跡危情

緣物感反躬思過悼改無從每焚香靜室展閱是編至  
于用晦白茅之戒先生必前後反復引喻諄切以明之  
辭危理盡道直思玄未嘗不流汗揮涕自懼無良而微  
倖于愆者尚多也思天下豈無病余之病者乎故刻之  
益力若夫句讀簡策之間釋語命字之類先生所見間  
有異于晦翁本義者讀者莫之異可也

重刻朱子摘編序

劉文卿

嘗謂朱陸兩先生之學自二先生在日而及門之徒已

有不能深知其際者即象山三書其深切激烈爲晦菴之知音在斯而蒙數百年不解之謗者亦在斯是何知兩夫子者之稀也及觀陽明先生所輯朱子定論諸書則見晚年瑩徹精微其於象山當不復置同異于其間矣學者又從而藩籬之何哉陽和張先生復大明其說而益以悟後詩晦菴所至皦然如日中天而或者謂二先生表朱以伸陸亦非也自孔孟以來惟有此明明德一路秉此者謂之天命明此者謂之大學昧此者謂之

愚不肖象山所云稍有端緒即爲異端於此二三其說  
是以杯水爲仁爝火爲光烏能久而不息哉即晦翁書  
中云日用之間觀此流行之體初無間斷處又曰近者  
孟子見人即道性善稱堯舜是第一義其形諸咏歎者  
則於酌酢處見本根垢盡而看寶鑑春水之中流自在  
雷聲之萬戶千門則其平生努力躋攀已作等閒笑破  
以晦翁之痛反懲檢者爲學士筌蹄而不以晦翁之自  
在得力者與吾徒指點非惟失晦翁且將失孔孟面目

使朱子有知方將扼腕長太息而定論可以不揭悟後  
詩可以不輯乎哉蓋此理自在天地間自孟氏以來千  
五百年而失傳非世無理世無窮理之儒耳窮理之儒  
所以明明德于天下也天下方昏昏墨墨而一二大儒  
復以若存若亡之學散失本真飭飭末議所稱孔孟冢  
嫡固如是耶故其成已成物莫如誠之爲貴至誠之學  
亦如大冶精金千錘百鍊雖火候不同精金總無變色  
設有變者藥汞之流不堪爐焰故守書冊泥言語之不

可爲道亦藥汞之不可投於大冶耳精金不以付之鍾  
爐而徒以藥汞示人始則自欺終以欺人朱子所謂全  
沒交涉方深省而痛懲之毋乃大不得已者耶所學未  
至而一龍一蛇以誤後之人晦翁固無是語所學已至  
而不以揀金之手遍告將來晦翁之意滋以戚矣陽明  
曉此深意拈出警俗所謂述者之功與作者等也必謂  
象山之學待定論而後伸又何以勝心小二先生乎總  
之明明德一路千聖同歸二先生豈能自異而世儒又

烏能異二先生也學者誠患不能克己復禮則此說終  
無了期此禮一復則我之全體呈露如秉燭高堂朗然  
洞徹可以獨立宇宙之間毋論往日紛紛異說渙然冰  
解即所稱定論指歸亦且為門庭指點緒餘耳先生之  
詩曰若知體用元無間始笑從前說異同此語蓋盡之  
矣故陽明先生知象山知晦翁者也而陽和先生知陽  
明者也學者由摘編以親見晦翁則此學當與天地始  
終而王張兩先生所以表章晦翁者無已時矣不然有



不為藥永之說者哉是編也陽和先生長君雨若公出以示予欲重刻之可謂承其家業而盡心於朱學者矣

高士傳總序

皇甫汈

在昔先公玄晏丁辰末葉抗志幽人采身名于玉潔覈終始于蘭芳歲歷二千人纔九十目為高士竊附同流樹此風猷激彼波蕩仲尼之既作者季札之慕子臧又曷故焉世多蒙垢書遂殘缺殆其勢也伯氏子浚覃加搜討銓次成編仲氏子安復廣公意自晉至宋亦拔百

人勒爲十卷嗣軌前書良足光照先烈裨益淳化矣覽者謂公棲痾丘中遺榮區外一辭束帛之徵再謝翹車之使彼何爲也二子者方嬰情于珪組希功于竹帛口異言朝跡懸在野是編寧免逮躬之恥乎或出或處道垂君子非隱非吏見詆通人于是乎有河陽誠拙柱下非工者矣嗟夫矯意殉名則美讓而色變委情順物則瓜竊而心涼若我伯氏獻策違時掃軌絕俗耽綜羣籍無忝書淫著論盈箱何慚釋勸迨我仲氏效郭伋以辭

憲甘顏駟之潛卽調滯十年仕恬三黜昔曼倩陸沈于  
金馬子雲寂寞于天祿豈必逃虛斯爲高尚乎矧彼全  
德韜華運終戢羽之期而此旋符迴耀世濟攀鱗之代  
詎非消息乘時龍蛇互用者哉季弟子約合而梓之傳  
諸其人可謂濟美同好矣各有序說故不重述云

禪棲集序

皇甫沔

嘗謂虞卿著論誕自窮愁屈子賦騷由于放逐故文王拘  
而演周易宣父厄而作春秋考諸聖哲蓋同斯者詳之

馬走豈或云誣矧詩本緣情情悒鬱則其辭婉以柔歌  
以言志志憤懣則其音慷以激是故稽生揆景猶愬繁  
絃雍周撫膺遂流哀響詩可以興可以怨不在茲乎余  
綺歲明經冠齡結綬尚厠下大夫之列參多士之末光  
然性惟遲俗識罕通方一改官再承譴一不拜職徙者  
三而已善乎潘生之言此誠拙者之驗也丙午之歲承  
太夫人諱儼然在苦塊中而監察以陰憾苛抵其罪坐是  
免官明年丁未上書闕庭敕下撫臺移之京兆余羈紲

都門客居長干寺之精舍夫鍾儀晝繫自同楚囚李廣  
夜行見呵灞尉時哉勢乎既而勦者兩造具研聽者三  
復未報清流投濁竟成孟博之冤白首相新莫鑒周陽  
之枉乃使奔走道途淹留歲月昔蒙莊願處才不才間  
則余亦可以罪非罪自遣矣斯地也高帝由此肇都文  
皇于茲建刹淨域經始于赤烏化塔更新于白馬布金  
惡麗多寶慙工余乃銷跡緇塵息心慧梵客有許雷時  
方同病僧多林遠可與晤言若夫貫華寫葉之書四韋

三乘之典無不流觀染著宿障之根因果冥報之業靡  
不殫究出惱煩于累劫超忍辱于空筌其暇日也登高  
臺以延眺訪故宮之遺蹟運革於三分鼎遷於六代呂周  
英烈託壠樹以西靡王謝高風隨江流而東逝夫得喪  
異途其虛無泡幻也既如彼榮悴共域其倏忽燼滅也  
又如此則于蟬蛻一官懸解萬物余復何有哉泥灘春  
謝作靈秋殷蒹葭落而淮水清霞霏收而鍾山紫頰光  
迅于駒隙禪定辟之猿調兼以哀深庾信涕甚楊朱行

情宣志篇詠間作占授行者書之又若貸更生于薪旦  
庶存禮樂返中卽于鉗赭尚寄典刑此殆非余之心也  
或曰西子以蛾眉取嫉曷不爲之毀容越人以神手殲  
生胡不爲之輟技嗟乎南山種豆顧非引惡之辭空梁  
燕泥詎是招愆之贖世設以此吹壑則詩可以削草矣  
去來三稔在寺凡十有三月前後得詩若干首題曰禪  
棲藏之舍部

明文海卷二百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二百二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臣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葉 茨

謄錄貢生臣李 幽 圖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二百二十二

餘姚黃宗義編

序十三

著述

書德華文章正宗辯後

王雲鳳

宋西山真氏集古人詩文作文章正宗蓋為專攻文詞者設與昭明文選姚鉉文粹用心無異至其自序乃曰學者所以窮理而致用也文雖學之一事要亦不外乎

此故今所取以明義理切世用為主則以儒者體用之  
學濟其說而未免歧而二之夫聖賢所以相傳者道而  
已是道也其功用極於育萬物贊天地而其實不外乎  
日用行事之間故聖人既有是道於身則自日用行事  
以至所以育萬物而贊天地者固已煥然其明盛而不  
可掩矣若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禮樂制度威儀言辭  
與凡見諸事形諸外者皆文也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  
在茲乎文者道之可見者也而言辭者尤文之可見者

也故六經四書儒者謂之文誦說其文以求其道而體之於已儒者謂之學學者誠知所以學而得夫道則所謂文者將復自我出豈特言辭而已哉若以文為學之一事則是孔門之徒皆將操筆學為文詞而不知儒者之學固未始有意於文而徒學為文者固不得竊學之名也盖自三代之教廢而儒者之學不講世之人徒見聖賢言辭之無弊流傳之無窮心慕而竊效之然不知深探其本於是乎秉筆締思日積月累久而既多編之

成書則自視以為天下之文不吾過矣轉相授受倣效成風千有餘年使才質高明者不得進為德義之儒而資質庸下者不得守為謹愿之士至於有宋真儒迭起講明聖學一洗其陋其友輔之其徒和之所見雖有淺深所就雖有高下要皆能辨於二者之間而知所取舍矣真氏生於諸儒之後號為大儒而不能自拔於文詞陷溺之中反又從而文之孟子曰惡紫之奪朱似是而非有誤後學非若昭明姚鉉為淺薄之士而文選文粹

出於文家之手固不足重輕也其辭命議論叙事德華  
辯之悉矣其詩賦曰三百五篇之詩正言義理者無幾  
云云蓋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人各言其  
志故有是非之不同而無工拙之可言誦詩者諷詠之  
間既有以因其言之是非而知其心之邪正以為吾之  
所當取舍然必窮理慎獨真有好惡之誠省察之久實  
能為善去惡而後性情之正有可言者故古人必十三  
誦詩久而後能有所興起其次第之不可紊而功效之

難如此今日諷詠之間悠然得其性情之正即所謂義理為言亦傷易矣又曰後世之作興寄高遠讀之使人忘寵辱去係吝儻然有自得之趣此蓋後世耽吟之流溺意詩句之間而不知其他所謂但覺高歌有鬼神馬知餓死填溝壑者實非有見於道安於命胸中自悠然灑落而無寵辱係吝之可言也至若朱子詩有三變之說蓋為答鞏仲至之問雖其論極盡詩之本末取舍其意則以為使今之作詩者能如此亦庶乎不失古人遺

意矣豈可謂詩乃朱子之所取學者必不可不作而為學之一事乎且朱子嘗欲注莊文矣使其書成必能尋究其病根之所起體貼其旨意之所在而大有取舍於其間蓋窮理者必如此然後是非功罪者可得而論也亦將謂朱子教學者以學莊乎况真氏雖自謂以文公之言為準乃不分三等兼失之矣或曰如子之言則孔子所謂則以學文博學於文周子所謂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皆非與曰孔子所為文詩書

六藝之文格物致知之謂也若文莫吾猶人則專以言辭而言若宰我子貢之言語者耳真氏言文乃作為文章之文然作文之文與周子所言之文雖若不異而所以言之實不同周子之意祇謂學者當先篤其實明其道而後可以言其言亦不可不美而所謂美者則亦善其辭說之云耳非謂有志於求道者又不可不學文也不觀朱子之言乎人之才德偏有短長其或意中了了而言不足以發之則亦不能傳於遠矣故孔子曰辭達



而已矣程子亦言西銘吾得其意但無子厚筆力不能作然言或可少而德不可無有德而有言者常多有德而不能言者常少學者先務亦勉於德而已矣此其緩急本末輕重取舍學者所當潛心也

盛明風雅初集序

胡松

布衣江問山採詩四方實勤且博問以魯國非車子所梓盛明風雅數帙遺余因以其叙見屬顧余非知詩者何能為江君役而請屬益力弗解乃述所聞而歸之夫

詩之難言久矣匪言之難作之難匪作之難作之而能道性情合於典則美且愛焉難弘治前勿論論所採且梓者蓋繇弘治正德來北地汝南何李諸君子崛起始厭薄故習追迹古始力挽奔流而溯其源其志甚偉而其資材學力又足以副之明興詩裁為之一變然其時或有憑筏依模規於太甚之議未皇暇卹也自是遞相師承僅得形似攻訶者或近冶艷襲格者太露筋骨甚則無喜而笑靡哀而哭又甚則教欲宣淫習非長傲殊

失古人發情止義矢志永言之誼智者率能辨之矣余  
觀是集所載雖其言人人殊總之因緣觸遇攄寫性靈  
體物鑄詞揚芬致飾或逸若遊雲或繁若絢錦或潔如  
朝露或淡如玄酒亦或嚴若霜矛雪戟古若周鼎秦卮  
而悲壯若楚歌漢曲雖稱近體繁聲總之變而不失其  
正樂而不至於流風槩氣韻咸能嶻然以其所長而鳴  
國家之盛信乎其為盛明之風雅已顧說者猶不能無  
淄澁並泛雅鄭間陳之疑此則深望具正法眼者詮擇

是正澄汰清釐乃可以傳而遠夫文章天下之公器固不可以私假而達者在前識者踵後又寧可從容私假哉問山君雅好吟頗通諸詞閔作者之苦心悼後來之失傳即凡一聯一句可傳誦者悉錄罔逸故其多若此而尚有竝於詮鑿間嘗過余謂將西遊大梁之墟就正於西亭史氏余以為得其人矣不知西亭見謂余言然否

刻孝經序

胡松

始余為童子師授今文孝經句讀蓋及半而疑夫其所  
云廣至德紀孝行與右傳幾章諸如此者是誰所詔告  
與記注也求之弗得置弗思其後數年冠繹故所誦反  
復輒大疑不能解偶從友人家見今所刻晦菴先生刊  
誤讀之豁然有會於心迺知古書傳於今者類為後人  
之所竄定附益如禮儒行月令檀弓雜記諸篇其不純  
乎道詭於聖人之意諸若斯要自不鮮奉文公之書信  
之弗疑比仕且學會海內名儒與相揚摧乃於所云刊

誤又不能無疑其中夫謂章首為經今試取讀之彼其義理深醇氣脈流貫本自一時之言無疑顧古文二十二章與今文十有八章以皆仲尼曾子間居間出之言或他人有問或曾子自問或孔子所嘗語人意者仲尼既沒曾子即世諸門人弟子雜記其言私相纂輯誦法後人相與尊之為經爾夫尊之誠是而顧輒分經傳則亦尊經之過矣夫分經傳已無當乃曰是章傳某是章廣某曰是為天子之孝是為庶人之孝是孰詔之而孰

識之耶其孔門以來之舊邪夫聖人之言通乎上下其  
遠如天其近如地又曷嘗顛顛然曰是為某人之孝之  
道云爾學者試即齊魯論語取孔子言之約者以為經  
而以他日他章之言為傳以詔於人曰是章傳某是章  
廣某要之無弗通然此可乎不可乎此其不足據證明  
者必能辨之矣或曰是書之傳歷數千年學者世守之  
子獨何據而疑之也曰以漢儒識孔子之言知之也漢  
儒識孔子之言曰吾志在春秋而行在孝經夫春秋者

本魯史記之名當時固有其號彼孝經者是後人之所尊信而夫子之生自以為經有是理乎自論語大學之書已多出曾子子貢有子之門人所雜撰而况是書知者觀於古文今文之殊思過半矣若其他雜引詩傳傳會成文則宋衡山胡氏玉山汪氏具有其說故在學者之自得焉爾雖然秦漢而來聖學不傳寥寥數千載自有宋諸大儒外至於今靡矣學者惟利是聞高者習靜語空下者沿俗守陋日務脂澤其言以悅世其於事親



從兄之節順悅翁耽之旨曠弗省余是用大憂思有以  
拯其敝迺刺斯上黨仇氏書院中仇氏固敦孝友之行  
不沿於俗者也嗟乎士無志於學則余固無望矣志於  
學而弗是之先是戕木之本而務膏其華堙水之源而  
冀其行之達也其涸與萎要可立而俟知我罪我其以  
斯言也夫

刺唐宋元名表序

胡松

說者曰表之言明也標也譬物之標表言標表事序要

於章顯而已奚駢儷之尚也余竊以其言徒取一隅要  
未為通論今夫人之於文猶其之於言語之於衣服飲  
食與其宮室器用者也且夫言語之於達意衣服之於  
蔽體飲食之於滿腹宮室之於安身器物之於利用以  
今方古其可得而齊諸譬則四時之行萬物之生江河  
之流轉各因其時以為變故易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自天地且不能違時而况於人乎故善學者從今之文  
以明古之道不善學者執古之迹以失今之宜斯其行

之所以弗遠而施之則泥者也是學也昉於漢魏六朝  
盛於隋唐而極於宋彼其工拙繁簡駢儷直致要之其  
體不能盡同然其意同於宣上德而達下情明已志而  
述物則其後相沿日下率競新巧爭尚衍博往往貪用  
事而晦其意務屬辭而滅其質蓋四六之本意失之遠  
矣今世士業文益又轉甚曾不深維體裁之所從始勉  
思構撰而乃掇拾補綴勦竊沿襲是曾弗若直致之為  
章明較著也余是用悲乃輯斯以式晉士要使學者敦

尚本實優游道藝期可愛而傳爾或者弗察以為斯特  
文詞之華而已是非士所先過矣夫名賓客者必腆其  
辭命告氓黎者必悉其志慮矧乎以詔君上以交鬼神  
以諭邦國以動天地而可弗修其辭乎傳曰修辭立其  
誠所以居業也故夫以唐宋之體裁陳虞夏之謨典用  
休文之聲律寫孔明之忠義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此則  
使者之所深望抑亦吾黨所當自勗者哉

刻良知議辯序

胡松

龍溪王子自越緘示良知議辯凡兩帙曰此某與雙江  
公所為往復論辯語也子其裁訂是正為余梓焉不則  
姑舍之或以覆瓿其言如此顧余章句賤儒何足以與  
聞斯旨然此靈明一竅通乎宇宙緊誰獨無則亦頗竊  
窺睹焉夫王子所稱良知即未發之中即發而中節之  
和未應非先已應非後即寂而感行焉而寂非內也即  
感而寂存焉而感非外也無先後無內外渾然一體析  
也則支其言廣大渾融顛撲難破近乎墨子之守矣然

自陽明先生指出此竅傾懷示人學者執德不弘稍悟  
即歇安其簡便以知為行忘其所謂戒慎恐懼養之致  
之之實以立乎天下之大本甚至棄真歸屬謂寇為戚  
至於蕩而無歸積而為慝而莫知辯以反則世亦蓋多  
有焉此雙江公歸寂豫養之論所繇以發者也今其言  
曰夫節者心之則也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惟養之豫者  
能之豈能使之發而中乎使之中節是宋人掘苗之故  
智也故必歸寂以通天下之感致虛以立天下之有主

靜以該天下之動雖若疑近於析然王先生始在滁輒  
教學者靜坐澄心蓋亦此意而當世弗察譁然謂禪門  
人有疑而問者世謂先生為禪何也先生曰吾學非禪  
吾學孔孟正學即使孔孟復生當不能易第吾涵養未  
之逮爾嗟乎此余髫年所親聞於諸老儒者豈非實錄  
哉然此非先生之私言也明道固言之矣曰識得此意  
須以誠敬存之更求義理栽培充拓又曰既知所有更  
不可不養所有中庸曰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其次

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則著明動而變而化奚俟多言  
為哉故易既曰得其一萬事畢而又曰差之毫釐謬以  
千里故養而致之之功要不可闕如此也竊謂二先生  
言各相發而義實相濟蓋鹽梅麴蘖合而成味是在學  
者染指含哺咀噬啣啖有難以口舌爭者矣夫苟食而  
知味味而充實則其生色也晬然於面盎然於背施於  
四體四體不言而喻矣大畜之彖曰剛健篤實輝光日  
新其德蓋此之謂也故願與吾黨諸君子交勗云爾



籌海圖編序

胡松

今比年海內憂世之士游談聚議必曰南倭北敵然言  
倭事畧矣畧矣何者我國家之有天下實遜元君而宅  
之元君逋遁而遺孽支屬尚多有之是雖大將屢出成  
祖三犁然地廣衆滋殖甚易故永樂來馬塔瑪阿嚕台  
布尼雅實哩之徒跳梁躡躅至爵之三王而後少戢以定  
矧又割大寧而棄之其後寢然寢熾即紅羅白雲開平  
木葉東勝拂雲之險皆不能守正統末幾至覆沒弘治

中繼以和碩浸淫削折並朔方河南故地遂失矣自是  
國門戎索之憂肘腋腹心之患日切孔邇憂及廊廟即  
廊廟不遑暇食文經武略歲積月增乃諸邊鎮既有撫  
臣又設總督而總督之設初亦止於建寧甘肅四鎮而  
止其後宣大遼薊則皆並設至於兵備憲使叅遊副將  
之屬不可勝紀法蓋日詳密矣故西北邊事雖若官冗  
費鉅然以張皇戒詰即韋褐文墨之士類能言之而其  
輿地形勢與書疏論著世多有而傳焉事往往在人耳

目倭之負海即自玄菟樂浪迄於徐聞東莞要無慮萬餘里所在可犯然自聖祖拒絕信國經畧之後伏不敢動者頗歷年所永樂中雖嘗蠢動賴劉江望海窩之捷寧謐蓋百餘歲要不獨韋褐文墨之士不能詳其本末即搢紳樞筦者流亦與相忘久矣加比歲防濶疎舶利羨溢濱海三窟之豪造舟售貨橫行洋中翩翩如雁春來秋去各有主名當事者即知其然而憂連懼及托於喑且賸矣故人老而耄以荒器陳而敝以圯法久而盡

且蠹蓋自其理也重以風俗傾頽紀綱瀾潰君子小人  
交驚於利以陰召陰小雅廢而僭竊乘矣前此十數禩  
廟堂蓋憂患之嘗遣重臣巡視竟以罹禍自是益靡所  
忌因緣忿怒轉為叛逆乘勝從橫狡焉思啓蓋自壬子  
至戊午黃巖至淮泗涉孺場渚至村落邑鎮而兩浙三  
吳長淮之禍變慘矣所賴聖主憂民天心悔禍英豪傑  
力允渠授首雖其遺燼餘烈時或灼然而巨燄大勢溘  
其遏矣顧當時變出倉卒事承蠱壞徵兵調賦署吏建

官一切從便頗覺煩費多事焉崑山鄭子伯魯故太常  
卿魏莊先生高第弟子也有志匡時而阨於命親在  
圍城竊觀當世舉措有慨於中念欲紀載論著貽之方  
來即凡兵興以來公私牘牒旁搜遠索手自抄寫家本  
劇郡而居又密切理所夙以德學見禮有位故得究詳  
焉他日以其間繕造沿海圖本十有二幅附以考論郡  
守太原王君為之版行因獻督府梅林胡公公見而驚  
曰韋布中乃有斯人耶此世所稀睹余比欲為之而未

遑暇及韋布中乃有斯人耶於是檄來武林使益成書  
伯魯感激知遇追跡寇始詳稽典制叅質風謠即賊所  
入寇歲月道路克捷債北與今昔主客兵馬饋餉之數  
舟楫器械戰守屯戍之法備書具載凡為卷者十有三  
蓋經世者有依據矣雖然前茲所載譬之局方醫案已  
事云爾若夫審運氣之流行察臟腑之虛實辨脈衛之  
理亂增損劑量弗泥弗執則係乎神聖工巧之人矣昔  
仲尼答顓孫氏知來之問而反復乎損益之際孟子與

告畢戰井地之法亦曰此其大畧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嗟夫損益潤澤道豈虛行變通神明是維賢者至於制治未亂保邦未危防乎其防則余蓋深望當世之君子焉

三泉志序

胡松

夫和古歷陽郡也地故廣邈巢與烏江嘗隸焉境內蓋實多溫泉云要不啻沸井而已國朝洪武初始省和之南鄉隸無為是曰巢邑而以其東割屬江浦故烏江之

湯泉與陳村之半湯池遂與和之香泉同原而異屬矣  
顧其名有著有微有極為人所想慕而弗克見即有絕  
不為人知者焉蓋其所遭云爾士之生斯世也則亦曷  
有異焉迺香泉在蕭梁時嘗遇昭明太子太子故好文  
章事宜有作惜其無傳湯泉於宋遇秦氏少游少游賦  
而詠之遂以盛傳其時至半湯池之遇希矣繇宋而來  
學士大夫騷人詞客往往經從或相慕來游大都有賦  
而又有存有存不存說者則以其幸不幸也余綜其實不



然頗以無好事者為集刻嘉靖丁酉和守魯君某與某判胡君有感焉謀裒集梓行今所云香泉志者是也而又以淮海定山所為湯泉賦若諸詩雜其中蓋失實矣今乙卯春太守李君來自華陽問郡之故取香泉志讀之嘆其舛誤宜釐訂且合三泉為一志復厥本初要之元始然弗即斷會嘉禾張子仲華游學其郡邂逅見之則介張子以問於余余報之曰李守之言是也宜速即梓氏李守乃屬張子詮次纂輯自賦以下則各以其體

類附釐為上中下三卷蓋自是古歷陽之盛章章然益有聞於天下矣胡子曰余讀李守三泉志而重有感焉夫古湯泉盛矣而今僻在烏江之澚也棄置於荒山灌莽之墟而見辱於瘍人墨士屠沽販負之流蓋不勝其牢落可憐矣然自余覽鏡但見其悠然自得而與造物者同其游行汗漫曾無怨忤之色至香泉之界於我而達乎廬也則大為薦紳先生王公大人之所賞鑒而甃以瓴甌覆以亭館華扁綽楔光動林壑蓋又其焜煌榮

耀焉余他日數過之則見其瑩然相映淵乎不矜而與  
物相忘於無何有之鄉又曾不自以有德斯人如此也  
此豈若世猥瑣齷齪之小丈夫然哉此仲尼之所為亟  
稱而知者之所繇以樂者與余蓋於是乎得師焉然則  
太守詮集之意或取諸此余聞太守學求本原政事一  
新而自視歆然此其進又可量與太守名渭字湜父

毛詩折衷序

沈鯉

古人之書有出於千百載之上而泯無可據之迹者欲

從而訂其是非明其疑信則安所取衷哉亦曰信之以  
理焉而已矣前乎此者有賢者之所見與之同焉則其  
說可信也後乎此者有賢者之所述與之同焉則其說  
可信也君子之聽訟於人也非家至而人覩之也而以  
吾心之臆見懸斷於茫昧不可知之鄉卒之而為直為  
曲且判然如蒼素之在目矣彼載籍之無據孰與夫人  
心之難測乎故曰信於理而已矣秦漢而後六經雜出  
於煨燼之餘其錯亂逸失啓人之疑而不能自決者曾

何啻一毛詩也然書之渾厚易之精微春秋之屬辭比  
事非聖人不能作雖無據曷疑而二戴之禮詞多繁複  
或足以漢之附會雖有據吾不能無疑也執此義以折  
是非雖羣籍可知也豈獨一毛詩哉蓋詩之有序如今  
之詞賦先以名篇而後有詞賦之作未有其作傳而其  
序不與之俱傳者然則毛詩之序當亦為並傳無疑而  
或云子夏或云衛宏之作者皆非也方詩之未出也在  
左氏說春秋往往引詩詞為喻如柏舟清人等篇皆散

見列傳雅與序合則前乎此者信之以左氏可也詩既萌芽有齊魯毛韓四家後乃三家廢而毛詩獨傳當時去古未遠而碩儒鉅卿博古通經之士皆藉藉傳誦而未聞有訾且議之者豈亦人心之公是有不得而終泯乎則後乎此者信之以當世之好尚亦可也而奚其疑不決哉或曰朱子之註詩也深闢小序之說而去取其間則毛詩之序朱子亦嘗折衷矣然則信毛氏而疑朱子也可乎愚曰不然朱子之說據經文而推之與諸經

例論也詩之為經多民間閭巷之辭含蓄諷詠之義非有所指受固不得以己意懸斷之如他經比耳夫子嘗曰關雎樂而不淫又曰放鄭聲是夫子刪取之意亦可於二說推之也而淫奔諸詩毛詩以為刺淫朱子以為淫者之自作判之以夫子之旨則得失將孰歸乎故曰信之以理焉而已矣雖然詩之本然者在吾心善讀詩者取其可以為性情之助觀感之資而序非所泥也如其讀之而有得於心也雖微詩序而不以為畧得其章

句而無益於身心則秦火未焚而三百篇已亡矣序奚裨焉孔子引詩皆斷章取義而其許商賜可與言詩亦未嘗拘拘小序之說也讀詩者又何必深辨焉

滕侯趙仲一實政錄序

湯顯祖

佐王之才常寬而取伯之才常急非有相反其時與他固然寬之無宜以絀猶急之無宜以縵也蓋昔桀紂之法胥亡而毫鎬之法常在伊萊旦奭之輔固得以從容而鋪德義翱翔而登太平及其時天下已定法制已信



風俗已成如是而誅之如是而賞之俯仰之間益可以  
休然而無事矣幽平之後先王雅頌之制衰廢無存諸  
侯相攻并敝者先亡勢不得不急法而治時則伯才興  
焉齊管仲楚吳起秦衛鞅三人者其著也大致亦周官  
正地比受官成畫一於經畧會計之意而持之歸於富  
強其國曰誅殺不必則令不信不信則不行如是則國  
弱令不行雖有地力不可得而盡也如是者國貧貧則  
事雖小不可舉事雖小不可舉則是與亡國同也是故

三人者急持其國而用以富強如晉文公之伯晉子產之存鄭皆是也後世諸葛武侯以用蜀而王景畧以用秦至王荆公以用宋而效異者何也勢不行也伯者審勢急可以治其國不可以卒治天下國狹吾之所得急為天下大非吾之所得急為也如以王公自治其縣青苗固效專治方岳則均輸方田無不可者專治邊郡則保甲保馬無不可者何也勢所得為也是故舉天下而急為之安石不能用宋取一國而急為之趙仲一可以

用滕今且語天下以滕公之政吾嘗以於越長上計過  
滕時公上事一歲耳大祲之後人大相食公為乞漕粟  
大府錢施其民間公庾庫中無有也徐起與吾北去更  
三年而再計止滕待公不能得見後堂主籍者約視其  
牘積金乃至羨贏三千穀踰六萬予啞然而駭曰是何  
興之暴也主者曰公費修治公私署堦禮際惠振收恤  
士民為民贖子婦所亡失立芟舍牛種以業流集者復不  
在是予益異之移以富一國又何國而不遂以富乎退

而謂滕人公何以至此對曰凡田賦影避盛則有所遁而後期公奮議度田上下相傾動恐喝不可而公輒已單騎從所在父老行度之名其田有倨而撓者公故怒容渥丹奮髯眉相抵撓者行避去故壤則而賦平不比而爭輸羨若鍤一錢以上率以糶故異羨而粟流又公課民桑柘有籍數去縣十餘里要人孺子戲折其四五樹圍捕之償十五栽而後止罰必而先貴故民不犯所在賦飢人粥治堧河皆獨身馳數十里察視曉夜暴露

不少休故民無欺而不怨衣褐食稗而宮館馳傳俎豆  
咏歌之節必明以清故民儉而知禮語未卒予憮然而  
歎曰此伯才也乃先公行為載其牘長安以示執政張  
公張公曰此固當以節鉞盡其任幸少湏且以御史行  
邊專屯田鹽筴開塞之事可也已而事移官止吏部郎  
以廉梗許激執政不可復容罷官去嗟夫人有如此才  
能盡之於法而不為盡何也用非其才也今夫以貧弱  
之滕三年而暴富誠委之一二大鎮其行法益巨三年

當不異勝富強之效所求於臣者重而所求於人者輕  
然而終無亡敝之憂者固將曰天下已定風俗已成法  
雖有所緩失亦未見急之能為也嗟夫言治勝者異矣  
皆以公才且老而非當急才之時不幸而可悲然以予  
意之公雖進不得如管葛諸公主臣一心光贊盛業退  
猶免於吳起衛鞅刺厲之禍其亦幸而生於王者之世  
矣

易象通序

湯顯祖

人之生面目理澤亦無以大異而所好玩殊遠士之於書凡民之異其業有所好之是非全乎好之者也得已則已其風雨旦暮矻矻然而不已者其有不得已者乎貴游之家去四民之業而好狗馬聲伎博塞狗馬聲伎博塞其利於養也不如農民之業其利於智也不如書然而有好乎此者何也得已者在彼則不得已者在此吾獨愛臞王之孫有可用晦宗良貞吉三君者去貴游之家所好而好古書傳然技止以詩行於公卿布衣之

間游其名至於文字之所起理義之所變探賾而鈎深  
刻意而成言亦有時乎未暇也最後鬱儀王孫好揚雄  
氏之學方言奇字多所訓明憮然而歎曰文字之所起  
者畫也理義之所變者易也通於書而蔽於易不足以  
診天地人物之變乃退而學易凡子夏所傳九家所為  
變象互體者潛測幽討不遺餘力久而隳括彷彿為一  
家言名曰易象通蓋能極暢其意之所欲至亦可以有  
傳於世矣豈其不得已於書而矻矻焉者乎此所謂好



之者也雖然方海岳子未成此書也散然而傲睨敦然而居休倫黨堂除之間愉如也書成而嘖言且起拘然以悲條然以貧豈所謂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抑鬼神之害盈乎海岳子能明易必有以通其故矣

古文品外錄序

王衡

陳子仲醇選古文品外錄既成以示王子王子曰余不敏讀古人書如隙中數鴻毛而已持敗橐囊雲霧而已品內之不知焉論外乎陳子喟然嘆曰人莫不飲食也

鮮能知味也先正樸重於古人之文類論而不議雌黃而去取之自昭明文選始昭明以降選者莫煩於宋然昭明以六朝選古文也猶之乎六朝也宋諸公之以宋選古文也猶之乎宋也要之乎世囿文文囿識矣非但自囿其識遮耳而遮目之抑且囿百世以下讀者之識非但囿讀者之識抑百世以前作者之神情笑貌筋骸脈絡種種生動之妙亦囿焉而不得出矣人第知窮餓者之苦而不知醉飽之過也今夫稻梁魚肉天下之至

美也抑亦口食不以舌食如澠如坻若嚙若噉於是不  
羹之梅未漿之茗含辛之齏禁火之飴皆得而奪其好  
迨於一嚼甘再嚼醒予之以稻梁魚肉而後知其美也  
新陳之相化其亦何常之有至於新者陳而陳者乃始  
復為新民之好新甚矣不使之日新於虛談小慧剝削  
離跂之學而使日新其好於古人之文章亦猶尚論之  
遺意也余故擇兩漢以來之文未經前人採拾而旨遠  
情深者得三百篇其或詞章之外別具世變余亦間為

箋其始末附紙尾以備咨考凡余所以如是者要欲學者知九州之外復有九州九畧之外復有九畧引伸鼓舞其聰明使之不倦而已王子笑曰噫嘻子之糟粕則猶吾之醴齊也子病在飽余病在飢且也非品外人誰能品品外文者陳子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列國史補序

王衡

史今者以我史史古者以衆史史今史詳古史略詳者歸治敗於事幾歸是非於議論按冊而攷之十不失二

三而畧者若存若亡於土蝕蠹敗之餘非立案於此而檢括叅合於彼則煩亂而莫辯今時好誦說司馬氏史記顧以其列國世家不免粗茂為司馬氏病夫不覩秦灰漢律之慘乎哉七制以還冢壁之藏發家國乘號大備而作者寥寥焉蘇子由歎前事之拙而其所自為古史於左氏三國之外卒無一語短長以發新難而訂宿訛則又何也豫章魏華容氏意惜之既以其全力為全史又為列國史補大槩以左氏國語國策為本而旁證

之公羊穀梁杜氏年譜諸書同則偏舉之異則錯舉而  
衷擇之事疑證以情情疑證以理務求至當而後已人  
謂華容上下三千年事如數一二以彼淹通茂明使執  
三寸弱翰錄起居注討郡國書而次第之顧不易易而  
愚竊歎以為不然古史異者疑今史同者疑古史易辯  
析而難於編摩今史易編摩而難於辯析春秋無論董  
之筆南之簡不媿名史即公穀之多疵而其瑕瑜的然  
可不深維而見戰國策士譎甚矣然人勇而謀詐或反

留漏穴以示人而才如史遷其所為貴黃老進奸雄者  
後世且得測其微尚而雌黃之故曰讀古史難而易若  
今則瑕瑜見而人知所趨匿矣試觀今廟陛之間青簡  
書白簡訟皆言之有故使主者左右聽而况於史彼其  
金匱石室之紀既秘如鼎書泥檢而不可窺而藜談野  
記又皆蓄墨兵於心而以塗說為興吾誰與為證譬之  
羣閔於市苟立之平而設叅伍必得情焉而其誹於腹  
稽於唇勃谿於室者雖面而質之且奈何哉嗚呼後

之為史者其窮矣夫

孫子書校解引類序

趙本學

天地間有人則有爭有爭則有亂亂不可以鞭扑治也  
則有兵兵之為凶器不可以妄用也則有法其事起於  
鬪智角力也則其法不得不資於權謀用兵而不以權  
謀則兵敗國危而亂不止君子不得已而用權謀政猶  
不得已而用兵也用之合天理則為仁義合王法則為  
禮樂故管仲霸者之佐用兵釋實而攻虛釋堅而攻羸



釋難而攻易以驩虞為道假尊周為名要純乎權謀而已耳孔子稱之曰如其仁如其仁何歟蓋人雖權謀事則仁義也諸葛亮澹薄以明志寧靜以致遠此存心養性之言也躬耕南陽不求聞達此尊德樂道之行也至於用兵知孫權之本為漢賊而姑結與為援劉璋宗室也而掩取以併其軍仲達不戰遺巾幘以激之郭模詐降泄人語以間之盛兵晝行夜攻遂陽以襲之息鼓偃旗開門卻灑以疑之事雖權謀心則仁義也若宋之韓

琦范仲淹寇準宗澤李綱岳飛用兵主戰而不主和權謀無所不至求其人則金玉君子忠厚正直一言一行無非聖賢正心修身之法王欽若汪伯彥黃潛善王倫秦檜之徒終身主和而不主戰未聞一啓權謀之口求其心則犬彘小人姦回險薄滔天之惡無不忍為以此觀之可見正用權謀以紓軍國之患安四海之民者寔為儒者分內事而致知格物之功明經學文之暇不可不兼讀其書而潛究其理也古人著兵書凡四十餘家

存者今有其七孫子十三篇實權謀之萬變也數千年  
來儒者未嘗一開其扁鑰雖有曹操李筌杜佑杜牧王  
皙賈林張豫鄭友賢張賁劉寅鄭靈等十五六家之箋  
不過粗畧訓義苟且引證加以訛謬相承古文漸失迨  
至於今凡用兵者無所於法庸非治亂所關一大缺典  
乎學不自量竊重為校讐而通釋之又取古人一二已  
行之事以証其下名曰校解引類使四方經生學士皆  
可以讀之而不難夫自三代之後儒者不知兵其故皆

以孔子不答衛靈而因以為諱殊不知春秋之時天王在上諸侯無合義之戰亦無問兵之體其不答也固宜今日不答於衛異日固請於魯使孫子生魯魯君用之以誅陳恒而明王法孔子豈不以魯為義孫子為賢乎漢唐晉宋及我聖朝天下一統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儻遇國家有難出而主兵何不可之有猥云德化不當用兵此迂儒保身之謀賣國之罪也學註其書又恐文士惑不解故復推其說而序之

枝山志怪序

錢允治

孔子不語怪而齊諧志之齊諧之書不傳而續之者吳均曹毗祖台之牛僧孺紛如矣吾吳祝枝山先生有志怪論若干卷沒後止存五卷會其曾孫化甫文學圖剞罪知錄欲并剞茲編而不能全也余家有五卷遂總付之乃問序於余余生也晚不識先生時於休承先生處飫其緒論蓋先生於書無所不讀於學無所不窺天姿英邁俊朗卓絕舉一世無有當其意者雖酒狂興發手

不停批口不絕談近而撰述著作罔畧剟暇若志怪者志其耳目見聞之可驚可愕可駭可異者筆之於冊若曰宇宙大矣洪纖高下何所不有今人徒見前人所書謂本無是事子虛烏有姑妄談之不知物有常變理無迴互常不為常常亦為變變不為變變亦為常常常變變遁相隱顯迭為呈露常不足言變始為怪豈理也哉昔人不云乎日月之著明山川之融結此至怪者也見以為常至鬼嘯於梁山移於地牛鬼蛇神狗妖雞禍遂

以為怪易有之精氣為物游魂為變物者氣之凝積者也物久則靈變者氣之流行者也魂交則滯依草附木勢所必然奚足怪乎夫赭黃重於隋朝國禁有之今則男子無不赭衣緋褲誅於齊帝不宜褻服今則男子無不緋褲大夫不可以徒行今則空空鄙夫肩輿塞道而鷓尾獸環朱扉畫棟僭擬王公矣婦人出必擁蔽其面今則粲粲彼姝露粧行路而聽經禮懺入山宿寺穢德彰聞矣其他怪事不可枚舉詎止君子為猿鶴小人為

蟲沙靈龜知剖老桑知焚乎假令枝山先生生此時則志怪不止數卷世變江河莫知底極即不謂之怪也可

河防一覽叙

于慎行

河防一覽者何宮保印川潘公志河防之績也潘公自乙丑迄今奉三朝簡命從事河漕之間前後二十七禩矣其功難而鉅其畫詳而深其耳目之所狎精神之所寄若與水相忘者國家萬萬年大計在焉志之以示後也兼漕而專言河者何防河所以治漕也河者漕之藉



也然則古之防河也避其害今之防河也資其利乎曰  
唯唯否否漕之藉河禹貢以來有之匪自今也禹畫九  
州冀為都會河流碣石以入於海兗浮濟漯青浮汶濟  
徐浮淮泗揚浮江漢豫浮於洛梁浮潛沔以入於渭雍  
浮積石至於龍門未有不通於河者也漢唐皆都關中  
漢漕山東粟百萬更砥柱之險以達於渭唐漕江淮之  
粟由汴入河由河入洛以達於渭亦未嘗不藉河也獨  
今日哉然則公之防河也奚若曰二十七年之中有大

後於河者三其功皆成於因始而飛雲之決則開南陽  
以往新渠二百里以避河之險因而避之也已而清口  
之役則合河淮之流以趣於海因而合之也其後銅瓦  
之決則隄大名上流以防其潰因而隄之也凡公之成  
功皆因也而淮河之績為最即萬世不能易焉嗟夫古  
之聖人見轉蓬而為車觀落葉而造舟察列星而分四  
時視月行而推晦朔未有無所因者也况夫四瀆之流  
呼吸吐納天地之性閎焉者乎禹能通九道陂九澤播

凡河疏九川東注之海而不能使水西流因其勢也故  
曰三代所寶莫如因因則無敵此之謂行所無事也盖  
自河淮議興而謀夫盈庭或以為當淪海口不思海口  
之壅河淮分也則以為當開故河不知河淮之分隄防  
潰也是故高堰之隄成而淮不東崔鎮之隄成而河不  
北以河予淮以淮予河而以河淮予海又安用淪海口  
而又安用復故河為此所謂因也因者水之道也漕渠  
之要在河淮之交而公之績亦以此為最故特著焉後

之防河者第因公之成勞而時修備之則智亦大矣故  
曰志之以示後也

元曲選序

臧懋循

世稱宋詞元曲夫詞在唐李白陳後主皆已優為之何  
必稱宋惟曲自元始有南北各十七宮調而北西廂諸  
雜劇亡慮數百種南則幽閨琵琶二記已耳或謂元取  
士有填詞科若今帖括然取給風簷寸晷之下故一時  
名士雖馬致遠喬孟符輩至第四折往往彊弩之末矣

或又謂主司所定題目外止曲名及韻耳其賓白則演劇時伶人自為之故多鄙俚蹈襲之語或又謂西廂亦五雜劇皆出詞人手裁不可增減一字故為諸曲之冠此皆予所不辨獨怪今之為曲者南與北聲調雖異而過宮下韻一也自高則誠琵琶首為不尋宮數調之說以掩覆其短今遂藉口謂曲嚴於北而踈於南豈不謬乎大抵元曲妙在不工而工其精者採之樂府而摘者雜以方言自鄭若庸玉玦始用類書為之厥後張伯起

之徒轉相祖述為紅拂等記則濫觴極矣曲白不欲多  
唯雜劇以四折寫傳奇故事其白有累千言者觀西廂  
二十一折則白少可見尤不欲多駢偶如琵琶黃門諸  
篇業且厭之而屠長卿曇花白終折無一曲梁伯龍浣  
沙梅禹金玉盒白終本無一散語其謬彌甚湯義仍紫  
釵四記中間北曲駸駸乎涉其藩矣獨音韻少諧不無  
鐵綽板唱大江東去之病南曲絕無才情若出兩手何  
也何元朗評施君美幽閨出琵琶上而王元美目為好

竒之過夫幽閨大半已雜贗本不知元朗能辨此否元  
美千秋士也予嘗於酒次論及琵琶梁州序念奴嬌序  
二曲不類永嘉口吻當是後人竄入元美尚津津稱許  
不置又惡知所謂幽閨者哉予家藏雜劇多秘本頃過  
黃從劉延伯借得二百五十種云錄之御戲監與今坊  
本不同因為校定摘其佳者若干以甲乙釐成十集藏  
之名山而傳之通邑大都必有賞音如元朗氏者若曰  
妄加筆削自附元人功臣則吾豈敢

元曲選後集序 臧懋循

今南曲盛行於世無不人人自謂作者而不知其去元人遠也元以曲取士設十有二科而關漢卿輩爭挾長技自見至躬踐排場面傳粉墨以為我家生活偶倡優而不辭者或西晉竹林諸賢托杯酒自放之意予不敢知所論詩變而詞詞變而曲其源本出於一而變益下工益難何也詞本詩而亦取材於詩大都妙在奪胎而止矣曲本詞而不盡取材焉如六經語子史語二藏語



裨官野乘語無所不供其採掇而要歸於斷章取義雅俗兼收串合無痕乃悅人耳此則情詞穩稱之難字內貴賤妍媸幽明離合之故奚啻千百其狀而填詞者必須人習其方言事肖其本色境無旁溢語無外假此則闕目繁奏之難北曲有十七宮調而南止九宮已少其半至於一曲中有突增幾十句者一句中有襯貼數十字者尤南所絕無而北多以此見才自非精審於字之陰陽韻之平仄鮮不劣調而况以吳儂強效儋父喉吻

焉得不至河漢此則音律諧叶之難總之曲有名家有  
行家名家者出入樂府文彩爛然在淹通閎博之士皆  
優為之行家者隨所粧演無不摹擬曲盡宛若身當其  
處而幾忘其事之烏有能使人快者掀髯憤者扼腕悲  
者掩泣羨者色飛是惟優孟衣冠然後可與於此故稱  
曲上乘首曰當行不然元何必以十二科限天下士而  
天下士亦何必各占一科以應之豈非兼才之難得而  
行家之不易工哉予嘗見王元美藝苑卮言之論曲有

曰北曲字多而聲調緩其筋在弦南曲字少而聲調繁其力在板夫北之被弦索猶南之合簫管摧藏掩抑頗足動人而音亦嫋嫋與之俱流反使歌者不能自主是曲之別調非其正也若板以節曲則南北皆有力焉如謂北筋在弦亦謂南力在管可乎惜哉元美之未知曲也由斯以評新安汪伯玉高唐洛川四南曲非不藻麗矣然純作綺語其失也靡山陰徐文長彌衡王通四北曲非不伉儷矣然雜出鄉語其失也鄙豫章湯養義仍庶

幾近之而識乏通方之見學罕協律之功所下句字往往乖謬其失也踈他雖窮極才情而面目愈離按拍者既無繞梁遏雲之竒顧曲者復無輟味忘倦之好此乃元人所唾棄而俗人畜之者也予故選雜劇百種以盡元曲之妙且使今之為南者知有所取則云爾

俠遊錄小引

臧懋循

余少時見盧松菊老人云楊廉夫有仙遊夢遊俠遊冥遊錄各四種實足為元人彈詞之祖每恨無門物色之

後四十年而得仙遊夢遊二錄於里中蠶嫗家校刺以  
行世矣又十年歲壬子以採茶過壽聖寺此創自吳赤  
烏而重修於元之至正巨麗甲吾邑今皆為茂林修竹  
獨毘陵閣猶巋然於蒼翠間余登眺良久忽豎子墜閣  
下云承塵中多藏書盡為蟲鼠嚙盡如敗絮余念寺之  
廢久矣而閣獨存是書何遽不如閣耶亟命檢之則所  
謂俠遊者在焉讀其書校前二錄小異而豪爽激烈大  
過之摹寫當時劍仙諸狀若抵諸掌誠千古快事然其

間脫落者十有二三不泯闕文之說輒為詳其首尾繹其意義做而足之亦不至如東廣徵補亡詩直用鑿空為耳昔魯恭王壞孔壁而尚書諸經乃出說者謂天之未喪斯文故其藏也若避秦火而其出也應漢表章俠遊何物出亦有時然則古人秘書所湮滅而不傳者固已多矣太史公作史記欲藏之名山而副在京師傳之通邑大都見哉有見哉

明文海卷二百二十二